

大日本史

和書門		二〇二	類
一五	五五	三八	函號
〇	二	三	架冊

和書類		二〇二	函號
三八	一五	五五	架冊
〇	二	三	架冊

内閣文庫		番號和	20558
冊數	150	(142)	
函號	138	105	

第	
函第	
架冊	〇二一
六五歴和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大日本史卷之二

淺草文庫

不列載友神律法開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校

兵六代之前而始有之此即為大

嗚呼中國兵威之震可謂至彊盛矣哉列聖
之統御海宇警服外蕃者以之後人之嗣守
基業鞏固封略者以之舉上下幾千年生靈

大日本史 卷之二

皆莫不遵蹈率由於斯道此其所從來者尚
矣蓋自伊弉諾尊伊弉冉尊執瓊矛畫八洲
而尚武之象著焉天祖命皇孫君臨下土傳
寶劍爲天位之信而尚武之道明焉太祖以
神武平定中州受靈命爲人皇之始而尚武
之訓定焉天降諸神無論健甕齋主之烈乃
至素盞鳴尊之斬蛇大己貴命之平國其何
不以雄武幹事贊開勦之業乎若乃垂仁之
敬祭神祇奉弓劍以爲幣成務之建置造長

賜矛盾以爲表皆莫非尚武之道也上以是
爲教下以是爲業習慣成性勇銳絕倫動衆
征伐對無立國威稜震於八洲之表矣夫天
祖太祖之訓必使國人尚武者何也竇以洞
觀千萬年非尚武則不可以安國家非尚武
則不可以制夷狄故也蓋葦原中國天神附
界之地財寶饒贍百物富有爲外蕃之所絕
無者方其隆盛彼固不能朶頤垂涎於我及
後世德有厚薄運有汙隆則安得保無夷狄

覬覦之患、故授寶劔貽遺訓、崇尚武勇、定其所嚮、以爲國家永久不拔之基、後世人主遵其道、則興隆、反是者亂敗、下及武將之所以盛衰存亡、無不皆然、大哉乎皇祖之訓也、其亘千萬世而不可改也、蓋昇平日久、則政事浸怠、政事浸怠、則人心媮惰、人心媮惰、則武備廢弛、武備廢弛、則夷狄侵侮、盜賊羣起者、是理勢之自然也、明君英主能有察於此、奮發淬厲、以崇尚武勇爲念、若其器械陣練之

制、變通革易、咸適其宜、以禁殘止暴於天下、則天祖所以授寶劔貽大訓之意、其庶幾乎無墜矣、今因舊史、參以諸書、原神聖用兵之意、考治亂盛衰之所由、取其要最著于篇、若其器仗兵械、見於史者頗衆、不可悉記、唯刀矛弓箭、雖古今異制、而剛銳勁利、宇內無比、亦足以見神聖尚武之效、馬政亦自古所有、以類附見焉、作兵志、

太古之世、天神伊弉諾尊、伊弉冉尊、循葦

原瑞穗之地、授以瓊矛、區畫八洲、兵之用蓋自此而作矣、素盞鳴尊之上高天原也、天祖以其神性勇悍、意疑為弗祥、盛設武備、稜威奮發、執弓劔以誓焉、素盞鳴尊還至出雲、殺八岐大蛇、撥除妖害、時獲寶劔、獻之天祖、天祖傳諸皇孫、以為神器、天威於是乎益嚴焉、天祖將立皇孫瓊瓊杵尊為葦原中國之主、當是時、大己貴命實以素盞鳴尊神胤、略定天下、族類蕃衍、聲威顯赫、號曰八千戈神、天

祖迺簡選傑俊、命經津主、武甕槌二神、驅除平定、二神降至出雲、拔劔觀威、見大己貴問其去就、大己貴知天威不可抗、迺獻其所杖廣矛於二神、避而去之、二神因撫納歸降、誅除殘暴、威武振耀、八洲悉定矣、日本書紀、迺古事記乎神駕之降于日向也、二田造、大庭造、舍人造、勇蘇造、坂戶造為伴領、以率天物部、其部曲曰二田物部、當麻物部、芹田物部、馬一作鳥見物部、橫田物部、島戶物部、浮田物部、菴宜

物部、足田物部、酒人須一作尺物部、田尻物部、赤
 間物部、久米物部、狹竹物部、大豆物部、肩野
 物部、羽束物部、尋津物部、布都留物部、住跡
 住經一物部、讚岐三野物部、相槻物部、筑紫聞
 物部、播磨物部、筑紫贄田物部、凡二十五部、
 皆帶兵仗以從焉。舊事本紀○中州、高皇產靈
 命降于中州、高皇產靈
 尊屬之、以防衛三十二人、及五部造、二十
 物部、下文又云、天照大神、詔令五部神、陪天
 忍穗耳尊、及皇孫降于中國、諸部神皆從焉、
 而其五部神名、與饒速日防衛三部神、十二人
 復、一書兩說、可疑、且本書以饒速日為瓊瓊
 杵尊、同母兄、已屬附會、說詳可美真手傳、然

則防衛三十二人、及五部造、二十五物部、實
 從皇孫者、本書設兩說、以為饒速日事、蓋亦
 附會也、故此、天押日命、天津久米命、又帥其
 姑係于此、
 部屬、負天磐、鞞、佩頭槌、劍、執弓矢而立前列、
 迺以來、目部為天鞞負部、參取古事記、姓氏錄、日本書紀、神
 代兵威之盛、可以概見也、太祖神武、恢弘天
 業、猛將謀臣、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而道臣命
 掌大伴部之兵、大久米命掌來目部之兵、咸
 以世職、督將元戎、翦滅兇渠、元勳偉蹟、邈焉
 罕儔、及天下既平、大伴來目衛護宮門、掌其

開闔後世衛府之兵自是而始矣參取古事

紀古語拾遺續日本紀○按道臣命掌大伴

部古史無明文且書紀拾遺竝以來目部為

道臣所帥而不載大久米命但拾遺神武帝

即位條云大伴久米建仗開門云且書紀

及續日本紀亦有明矣且據書紀及姓大

伴之兵而道臣掌之明矣且據書紀及姓大

錄即景行雄略二朝以敷負部賜大伴連

負即來目部也蓋是時久米氏或衰故以

部兵屬大伴氏書紀蓋混淆彼此而并大

米及大伴部沒之也故今據古事記參考諸

與紀傳異說饒速日命受天神命降居大倭

及皇師東征殺梟帥長髓彥帥衆歸順其子

可美真手命掌天物部之兵戡定暴亂以效

忠誠帝既登極可美真手率其部兵建矛盾

嚴儀衛迨其子孫世為大連掌兵刑之事焉

日本書紀古語拾遺初帝之東征也將與虜

舊事本紀職原鈔會戰必先有事於神祇或以上將為齋主親

作顯齋然後督兵進討於是神靈應感如武

甕槌神降節靈劔其事最顯著故竟獲大克

崇神帝繼其遺緒經營四方以矛盾祭神而

後命大彥命吉備津彥命等帥兵四出謂之

四道將軍大討不庭蠻方率服矣垂仁帝立

始以兵器為幣、納諸神社、後以為例、時皇子
 五十瓊敷命作大刀三千口、藏之石上神宮、
 宮舊祀部靈為神、據宮舊祀部靈本紀、帝就命掌其
 事、後使物部氏代之、是後世世多儲兵器于
 此、是後以下日本後紀、蓋以神宮為武庫也、列聖於兵、
 慎重如此、自時厥後、有不順皇命者、必皆車
 駕親征、或命皇子皇孫代之、景行帝時、皇子
 日本武尊東征西伐、威震天下、帝以其有大
 功、為定武部、仲哀帝以皇孫、入襲大統、其親

征熊襲、拮据軍事者、猶祖考之意也、是時經
 略未就、皇師屢出、當國步方艱、則若神功雖
 以皇后之貴、而必男裝戎服、振揚威武、藉神
 祇之力、鼓兵卒之勇、盪定熊襲、遂征三韓、三
 韓皆知神兵之不可當、匍匐稽顙、請為臣僕、
 乃祀明神於韓地、定為內官家、西陞由是無
 復竊發之患矣、日本書紀古事記、仁德帝時、天下大
 治、然享國之久、叛者稍起、帝懼修德、命將討
 之、則應時蕩平、及雄略帝立、新羅背誕、至八

年不朝貢，帝欲親征之，以神戒不果行，乃敕將帥薄伐，問罪大破新羅，盡定喙地。十八年，遣物部連目討伊勢賊朝日郎，目率筑紫聞物部一戰斬之。日本書紀帝時以靺負部賜大連大伴室屋，自是後大伴佐伯二氏世掌左右門衛。姓氏錄，○日本書紀曰，日本武尊居甲斐酒折宮，以靺負部賜大伴連遠祖武日，是又一繼體帝二十一年，筑紫國造磐井反，帝以大連物部麤鹿火通兵事，命為元帥，俾其專制筑紫以西，率兵徂征，大功以成，欽明

帝二十三年，遣大將軍大伴連狹手彥伐高麗，入其王城，取寶器而還。日本書紀初神武既平天下，使來日部居畝傍山西，及垂仁時興屯倉於其地，是後國縣益設屯倉，置部曲，使其耕屯田，峙糧食，部曲號為品部，其類最衆，號百八十部，而物部靺負部類為朝廷衛兵，若弓削、矢作、鍛冶諸部，掌造兵械，凡其諸部皆以臣連伴造國造領之，以世其職，而其最貴盛者曰大臣大連，皆以神明之胄，出將入相。

世輔皇室其所領品部廣大盈於國中每有
征伐臣連二造各帥其部曲而統屬焉蓋上
世兵制概略如此當時天子英武將帥皆勇
健習練武略士卒善戰輕生忘死故戰勝攻
取所向有功自欽明後世道不能無隆替而
兵勢不衰海外諸蕃執琛在庭猶無異昔日
焉然及崇峻推古間臣連仗握兵之重爭權
勢構內難竟至疆臣僭亂時主不能制矣參取
日本書紀古事記姓氏錄舊事本紀大意孝德帝立大改制度凡

百紀綱悉張乃詔罷國郡屯倉及臣連二造
所領品部盡為公民兵權皆歸于朝廷先是
置諸國司敕造兵庫於曠地蓄其刀甲弓矢
唯邊塞與蝦夷接者經檢閱後假之本主又
遣使諸國治兵尋置關塞斥候防人驛馬傳
馬造淳足磐舟諸柵置柵戶以備蝦夷齊明
帝立遣越國守阿部臣比羅夫討肅慎大捷
又討蝦夷以後方羊蹄為政所置郡領及百
濟鬼室福信請援圖恢復乃送還其王子豐

以大兵援之、太子親御朝倉宮、以聽海表之
軍政、雖其援軍不利、白村戢翼、而平定東北、
大拓封疆、兵威固震動於海表矣、天智帝甲
子歲、置防人烽燧於對馬、壹岐、筑紫諸國、又
築水城於筑紫、明年以歸化百濟人答怵春
初、憶禮福留閑兵法、命築長門、筑紫諸城、丁
卯歲、築倭讚吉對馬諸城、元年講武於近江、
大置牧地、以粟隈王爲筑紫率、其所以防禦
外寇、警戒不虞甚悉矣、天武帝以雄拔之資、

逆取順守、其於兵事最留意焉、凡壬申功臣、
皆被顯寵、其或病沒者、必皆贈位、恩賚極優
渥矣、三年以粟隈王爲兵政官長、大伴連御
行爲大輔、敕諸王以下、初位以上、每人備兵、
四年授兵器於京畿人民、七年詔將以辛巳
歲大閱、親王諸臣百寮、宜畜養兵馬、是歲築
難波羅城、十一年詔諸國習陣法、十二年詔
曰、政要莫大於軍事、文武官宜務習用兵騎
馬、其兵械務要充足、有馬者爲騎士、無馬者

為步卒、皆當精練以應徵發、若有忤詔旨、不
便馬兵、及器械闕乏者、親王以下及諸臣、竝
罰之、大山位以下或罰或杖、其練習特達者、
雖死罪從未減、唯恃才故犯者、不在其限、十
三年敕禁私家蓄鼓角幡旗弩拋、盡收藏之、
郡家其拳拳於兵備如此、持紵帝三年、敕京
畿國司築習射所、尋敕天下人民、每國點四
分之一為兵、以習武事、七年敕今後將觀親
王至進位所儲兵、淨冠至直冠、甲大刀弓矢

鞞鞍馬、勤冠至進冠、大刀弓矢、鞞各宜自備、

又遣博士於諸國教陣法、日本書紀文武帝三年、

修高安城、敕正大貳以下、無位以上、每人備

弓矢甲梓及兵馬有差、四年累敕王臣京畿、

令備戎具、續日本紀大寶元年八月、命大臣撰令、

定諸兵制、續日本紀是月詔諸國加差衛士、

配衛門府、明年諸國始送兵器於辨官、令筑

紫七國及越後貢兵衛、三年太宰府請有勳

位者、番直軍團考滿送式部、一同散位、永預

選敘許之、慶雲元年、敕諸國兵士、每團分爲
十番、每番十日習武藝、使齊整、自外不得雜
使其守關宜斟酌勿乏防衛、諸國勳七等以
下無官位者、聽直軍團續勞、四年兵部省始
錄五衛府五位以上朝參上日、送太政官、元
明帝卽位歲、始置授刀舍人寮、和銅四年詔
曰、衛士供非常不虞之用、必須勇健便兵者、
而率多劣弱、不習武藝、有名無實、安堪大用、
古人有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後宜專

任長官、簡勇敢習武者、每歲代之、五年廢河
內高安烽、始置高見烽及大倭春日烽、以通
平城也、六年詔防人赴戍、必差專使、故驛使
交錯、人馬俱疲、宜遞送致之、靈龜元年詔曰、
五兵之用、其來尚矣、服彊懷柔、咸憑武德、今
六道諸國、營造器仗、不甚牢固、今後宜每年
貢樣、巡察使審爲校勘、先是以蝦夷隼人叛、
遣諸將軍討平之、太朝臣遠建治、率南島諸
種歸朝、聲教遠被、四夷來王矣、
續日本紀元正帝

養老二年、詔損益大寶兵制、於是軍令益備、

續日本紀、水鏡、其衛兵之制、有衛門府、左右
天長三年、官符、

衛士府、左右兵衛府、總稱曰五衛府、衛府即

上世韃負部之遺也、其後衛府頗有沿革、聖

武帝始置中衛府、定其官員、衛兵三百人、常

在大內、以備周衛、與五衛府通稱六衛府、又

改騎舍人為授刀舍人、孝謙帝敕舍人考選

賜祿名籍、皆屬中衛府、其數以四百為限、闕

即簡補、但其名仍舊、不以中衛為號、其中衛

舍人亦以四百為限、廢帝時、置授刀衛、定其

官員、稱德帝改為近衛府、帝又置外衛府、官

員、光仁帝罷之、分配其舍人於近衛中衛兵

衛三府、續日本紀平城帝時、以近衛府為左近衛、

中衛府為右近衛、日本略紀而六衛竟為永制、其

官號職員、前後沿革、詳職官志、凡六衛兵數、

雖時有增減、常額大率二千七百四十餘人、

兵數據延喜式兵部省掌校練徵發諸兵政、而天下

諸國皆置軍團、凡軍團大毅一人、少毅二人、

領一千人、六百人以上、大毅少毅各一人、五百人以下、毅一人、二百人、校尉一人、一百人、旅帥一人、五十人、隊正一人、十人為火、五人為伍、便弓馬者為騎兵、餘為步兵、主帥統領、不得參雜、每團各置鼓二面、大角二口、小角四口、大毅少毅取部內散位勳位庶人武藝可稱者、校尉以下、取庶人便弓馬者、主帳取工書算者為之、每一隊定彊壯者二人為弩手、均分八番、凡簡點兵士、皆令比近團割、不

得隔越、其應點者、戶內每三丁取一、國司每歲孟冬簡閱戎具、差兵須契敕乃發、兵士每火養六馱馬、使肥壯、及差行用之、凡火具紺布幕、整剉碓、斧、小斧、鑿、鉗、皆一、銅盃、小釜、鎌、各二、燧具、火鑽一、手鋸一、熟艾一升、人備糒六斗、鹽二升、弓一、矢、征箭五十、弓絃袋十、副絃二、胡籥、太刀、刀子、礪石、藺帽、飯袋、脛巾、鞋、水桶、鹽桶、皆一、竝藏軍團庫、每番取上番中二人守掌、不得雜使、及行軍、計火出給、兵士

以上皆造名簿二通、茲註征防遠使處所、及貧富上中下三等、一通留國、一通每歲附朝集使送兵部、若有差行上番、國司據簿以次差遣、凡兵士向京者、曰衛士、每火取白丁五人、充火頭、守邊者、曰防人、其上番、衛士一年、防人三年、及還鄉、免國內上番、亦如之、其衛士一日上、一日下、每下日、本府教習弓馬、用刀弄槍、發弩拋石、至午時放還、本府試練、知其能否、自非別敕、不得雜使、雖下日、不得私

行三十里外、若有事故、須經本府判聽乃去、其上番歲、雖重服不得下、待下番始終服、凡衛士向京、防人趣津、皆國司親自部領、衛士至京、兵部檢閱戎具、分配三府、若有闕少、隨事推罪、防人自津發、專使部領、付太宰府、往還在路、不得前後零疊、侵犯百姓、損害田苗、若有違者、依法科罪、防人有欲攜家人奴婢牛馬者、聽之、將至信地、官司預先部分、既至、新舊交代、舊人給程糧發遣、新人雖闕、不得

以舊人留帖、守當處、每季交代、使苦樂均平、除在防守固外、量人數多少、於本處側近、給空閑地、逐水陸所宜、斟酌營種、以供公糧、在防十日、放一日休暇、蕃使出入、傳送囚徒軍物、須人防援、皆差所在兵士遞送、凡兵衛、國司、簡郡司子弟、取彊幹便弓馬者、每郡貢一人、京國官司簡內六位以下、八位以上、嫡子亦如之、歲終送兵部試練、至考滿、校練隨才能為等、堪理時務者用之、若年及六十以上、

及尪弱疾病不堪宿衛者皆放、征討遠使及部領防人者、經三番以上、免一番、若欲上者聽、凡將帥出征、兵一萬人以上、至一萬二千人、為一軍、將軍一人、副將軍二人、軍監二人、軍曹四人、錄事四人、五千人以上、至九千人、為一軍、減副將軍、軍監各一人、錄事二人、三千人以上、至四千人、為一軍、減軍曹二人、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將軍出征、臨軍對寇、大毅以下不從軍令、及有稽違闕乏、死罪以

下竝聽專決、還日具狀申官、若未臨寇賊、不用此令、出征必授節刀、不得反宿於家、出師兵數滿三千以上、遣侍從宣敕慰勞、軍將須交代者、舊將不得出迎、當嚴兵守備、代者至、發詔書勘合符以從事、征行者皆不得將婦女自隨、大將以下、有遭父母喪者、皆待征還、然後發哀、士卒病患、及在陣被傷、皆給醫藥、軍監以下、親自臨視、出征克捷、軍還之日、必先定勳功、及軍資費用、死傷損失、竝皆具錄、

軍監以下、各赴本司勾勘訖、然後放還、勳簿皆錄戰時日月、及殺獲之數、作戰圖、具註副將軍以上姓名送官、勳賞高下、臨時聽敕、其他甲仗軍器城堡烽燧類、皆莫不周到、緝密、曲盡事情矣、解今義是歲定諸國衛士數、始差畿內兵士、守衛宮城、三年夏制、從前大少毅同主政、自今宜同判官、始令把芴、冬減定京畿七道諸國軍團、及大少毅兵士數有差、但志摩、若狹、淡路三國兵士竝停、五年太政官

奏授刀寮及五衛府各設鉦鼓一面以為號令以節進退許之兵部卿阿部朝臣首名奏諸府衛士往往偶語逃亡不已蓋其壯年從役白首歸鄉艱苦彌甚遂陷疎網請得三周相替以慰懷土之思迨明年詔減衛士仕丁役年之數限三歲以為一番依式交代勿使留滯○按此段與今不合令以陸奧邊郡接蝦夷暴被寇賊放還其國授刀兵衛衛士帳內資人防閤仕丁聖武帝神龜四年敕衛府

人日夜宿衛闕庭不得輒離本府散使他處因敕五衛府及授刀寮醫師至衛士賜布各有差五年敕諸國郡司部下不堪騎射相撲者宜存意簡點待敕即進不得恣給王公卿相家違者有罪若其求索者科違敕罪但帳內資人不在此限是歲陸奧請新置白河軍團改丹取軍團為玉作軍團許之明年有人告長屋王反則遣六衛兵圍之捕其家人禁之左右衛士兵衛等府天平三年置畿內總

管、諸道鎮撫使、以新田部親王爲大總管、藤原朝臣宇合爲副總管、多治比真人縣守爲山陽道鎮撫使、藤原朝臣麻呂山陰道鎮撫使、大伴宿禰道足南海道鎮撫使、大總管帶劔待敕、副總管與大總管同管、如有因事入部、聽從騎兵三十、其職掌差發京畿兵馬、搜捕盜賊、糾察姦濫等事、其有犯罪者、先決杖一百以下、然後奏聞、鎮撫使掌同總管、但不得差發兵馬、四年置東海、東山、山陰、西海四

道節度使、又敕東海、東山、山陰三道、兵器牛馬、竝不得鬻賣他方、一切禁斷、勿使出境、又節度使所管諸國軍團、幕釜有闕者、割取今年應入京官物充價、速令填備、又四道兵士、依今差點、滿四分之一、其兵器修理舊物、造百石以上船、量便宜造穀燒鹽、又免筑紫兵士課役、其白丁免調輸庸、年限遠近、聽敕處分、又使以下、僉人以上、竝得帶劔、兵士每月一試、得上等者、賜庸綿二屯、中等一屯、六年免

諸道健兒儲士選士、田租雜徭之半、十一年
點白丁番上、守國府兵庫、以停兵士也、十三
年敕諸國常額外、貢左右衛士各四百人、衛
門衛士二百人、十八年停七道鎮撫使、又京
畿諸國兵士、依舊點差、聖武孝謙間、宮闈不
肅、信用匪人、故藤原廣嗣以筑紫兵、橋奈良
麻呂以大伴佐伯兵、謀清君側之惡、皆不成
敗死、蓋大伴佐伯二氏、多為武官、世掌內兵、
其徒常言曰、海則沈屍、野則暴骸、苟為天子、

豈敢顧之、其忠勇如此、故奈良麻呂欲仗其
衆以成事也、大伴以下、參取萬葉集、當是時、兵制方備、

將士思奮、故渤海朝貢、新羅稽顙、雖則朝廷
多故、而國勢之盛自若矣、天平勝寶四年、以
百濟王敬福為檢習西海道兵使、七歲太宰
府管内、每國貢兵衛一人、八歲始築筑前怡
土城、使太宰大貳吉備朝臣真備掌之、以佐
伯宿禰今毛人為築城專知官、采女朝臣淨
庭為修理水城專知官、至神護景雲中、怡土

城始成矣、天平寶字元年正月詔曰、頃者軍
毅取白丁、故居家求官、未曉奉公、移孝之忠
漸衰、勸人之道寔難、今後宜選六衛府中、器
幹辨濟、身材勇健者、他色不得濫訴、自餘事
盡如格令、六月敕隨身之兵、令有定制、儲兵
數不得過此、除武官外、不得京中持兵、曩已
禁斷、猶尚不悛、宜告所司、重加制止、若有犯
者、科以違敕、七月敕兇逆之徒、潛謀不軌、其
所支兵仗、藏匿民間、未首官司、原情可責、宜

限十日悉自首、若限滿不首、必罰無赦、兇逆
卽指奈良麻呂也、八月敕治國大綱、在文與
武、旣置公田、以勸勵文士、但至武備、未有處
分、故今六衛置騎射田、每歲終宜試其優劣、
以給絕技、以興武藝、其中衛府三十町、衛門
府、左右衛士府、左右兵衛府各十町、廢帝天
平寶字三年、以新羅闕貢將征之、造行軍式、
敕諸國造船、北陸道八十九隻、山陰道一百
四十五隻、山陽道一百六十一隻、南海道一

百五隻、竝逐間月營造、限三年成功、四年遣
授刀舍人春日部三關等於太宰府、從大貳
吉備朝臣真備學諸葛亮八陣、孫武九地結
營法、尋敕美濃武藏、每國二十人、習新羅語、
五年以藤原惠美朝臣朝獵為東海道節度
使、其所管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安房、上
總、下總、常陸、上野、下野、武藏十二國、檢定船
一百五十二隻、兵士一萬五千七百人、子弟
七十八人、水手七千五百二十人、百濟王敬

福為南海道節度使、管紀伊、阿波、讚岐、伊豫、
土佐、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十
二國、吉備朝臣真備為西海道節度使、管筑
前、筑後、肥後、豐前、豐後、日向、大隅、薩摩八國、
二道各檢定船一百二十一隻、兵士一萬二
千五百人、子弟六十二人、水手四千九百二
十人、皆免三年租、習射御、兼練五行之陣、其
所遣兵士、役作兵器、六年令太宰府造綿襖
冑各二萬二百五十具、以為三道節度使料、

其制取唐國法、象五行之色、皆畫甲板之形、碧地以朱、赤地以黃、黃地以朱、白地以黑、黑地以白、每四千五十具、排成一行之色、又遣使奉幣香推廟、告練甲兵征新羅、及明年新羅朝貢、則詰問其罪、終不果伐矣。續日本紀

大日本史卷之二

大日本史卷之二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一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六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九校

兵二

八年藤原仲麻呂諷上皇為都督四畿三關近江丹波播磨諸國兵事使、準諸國試兵之法、使管内兵士每國二十人、五日番上都督

衛簡閱武藝、後私倍其數、用乾政官印行下、遂起兵反、爲官軍誅死、旣而上皇遣兵部卿和氣王、左兵衛督山村王、外衛大將百濟王敬福、率兵圍中宮院、廢帝而代之、稱德帝、天平神護元年詔、王臣私家不須貯兵器、其所
有皆宜進官、又其資人不許取三關國民及他國有力之人、如有違犯、國司資人同一科罪、神護景雲四年、帝不豫、經月、乃敕左大臣藤原朝臣永手知近衛外衛左右兵衛事、右

大臣古備朝臣真備知中衛左右衛士事、光仁帝寶龜十一年、太政官奏、方今諸國兵士、率多羸弱、徒免身庸、國司軍毅驅使營已、曾不教習、以此赴戰、是謂棄之、請從國大小爲額、點百姓有武材者、番上、專習武藝、驅羸弱赴農、則屬有徵發、庶乎無逗撓之弊矣、報可、每國減省各有差、尋敕、安不忘危、古今通典、宜命沿海諸國、修飾兵備、其因幡、伯耆、出雲、石見、安藝、周防、長門等國、依天平四年節度

使多治比真人縣守法、太宰依節度使藤原朝臣宇合法、嚴為守備、又敕筑紫太宰遠在西海、諸蕃朝貢、舟楫相望、是以簡練兵馬、以備非常、今北陸道亦待蕃客、所有軍兵、曾不教習、一旦緩急、何以堪用、宜準太宰依法警備、其一沿海村里、見賊船過、即當馳使申國長官以下、急赴衙集議、使管內警備、且行且奏、其二賊船至邊、本土百姓宜執兵器齎私糧、走赴要處、致死相戰、以待援兵、勿作逗撓、

使賊乘閒、其三軍屯、預建標榜、宜料地勢從便宜、兵士百姓、量程遠近、結隊分配、不得臨事交錯雜亂、其四戰士以上、已知賊來、執兵戟赴本軍、各作排列、整隊伍、以靜待動、以逸擊勞、其五國司以上、應機赴軍、皆乘私馬、若不足、即以驛傳馬充之、其六兵士白丁赴軍、及待進止者、許起家五日、乃給公糧、其用處給米、要處給糒、又敕如聞諸國甲多不中用、三年一修、隨修隨破、大費功役、今夫革甲牢

固耐久、裹躬輕便、箭不能貫、計其功程、亦極
易成、今後諸國年料甲冑、皆宜用革、即依前
例、每年進樣、帝之警戒戎備者如此、自天平
中、東夷屢叛、至是尤甚、帝前後遣鎮守將軍
大伴宿禰駿河麻呂、征東大使藤原朝臣繼
繩等討之、諸將或逗撓、不能稱帝意、乃下詔
戒飭、桓武帝即位、最用意邊事、延曆二年、敕
曰、夷虜亂常、爲梗未已、追則鳥散、舍則蟻聚、
須訓練兵卒、備其衝突、今聞坂東諸國、屬有

軍興、率多尪弱、曾不堪戰、即有雜色浮宕、便
弓馬者、每有徵發、未嘗差點、同一皇民、理宜
均平、宜命坂東八國、簡散位郡司子弟及浮
宕等勝甲兵者、隨國大小、自一千至五百、專
習用兵、並治行裝、入色之人、便考當國白丁
免徭、仍勒堪事國司一人、專知、如有非常、即
押領奔赴、不失事機、自是連年東征、發東海、
東山、坂東諸國步騎、會多賀城、其點兵取從
軍敘勳之人、及常陸神賤、其他便習弓馬者、

九年敕諸國造革甲、東海道駿河以東、東山道信濃以東、每國有數、限三年訖功、太政官奏請命京畿七道諸國司等、不論土著浮浪王臣佃戶、錄堪造甲者、及其所蓄物數、鄉里姓名、限歲中申官、詔可、先是山背言、諸國兵免庸輸調、左右京亦免其調、今畿内兵獨無優恩、勞逸不均、請同京職、得免其調、許之。日續

紀本二十三年、丹波言、依格差勳位衛護府庫所直百四十日、而白丁之徭止三十日、勞逸

不均、因敕以白丁為健兒、明年相摸言、頃年差鎮兵三百五十人、戍陸奥出羽、今徭丁闕少、勳位多數、請中分鎮兵、一分差勳位、一分差白丁、許之、是歲以公卿奏衛門府衛士四百人減七十人、左右衛士府各六百人、每減一百人、日本後紀帝既大討蝦夷、屢遣大臣簡練軍士、檢校戎器、所以勉勵戒飭將帥者甚至、其將士以死勤事、軍功超衆、及獻糧食助國用、或以私力運輸者、皆隨輕重、授勳賜爵、其

九
本
史
卷
五
怯懦逗撓、不勤職事者、必罰無赦、大將軍紀
朝臣古佐美與賊戰不利、偽奏大捷、則降詔
嚴責、遣大臣勘罪、凡前後所徵發兵數、及甲
箭糗糒之類、不可勝紀、至十三年、舉兵十萬、
軍監十六人、軍曹五十八人、以大伴宿禰弟
麻呂、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為將、乃始有功、
田村麻呂最勇健善戰、世稱為神人、擒斬虜
酋、開拓夷疆、築膽澤志波二城、鎮壓東北、文
室朝臣綿麻呂繼之、蕩平巢窟、自是醜類遠

迹、蝦夷之患始熄、至于晚年、以藤原朝臣緒
嗣言、敕停用兵、故威恩竝行、內外率服、當時
菅野朝臣真道所稱、仁被渤海之北、威振日
河之東、毛狄屏息、貊種歸心、化前代之未化、
臣往帝之不臣、自非巍巍盛德、其孰能與於
此者、其言信而有徵也、斟酌續日本紀、日本
後紀、日本紀、略、水鏡、
愚管鈔平城帝大同三年、以天下無事、詔減
省自七衛府雜任以下、員伍稠疊者、使公卿
詳議奏聞、日本
後紀太政官乃奏請廢衛門府、使

衛士府掌其事、仍舊稱爲左右、韞負府、分配門部、其左衛士府、廢主帥六十人、定衛士五百人、置門部百人、左兵衛府、定兵衛三百人、使部十人、右衛士府、右兵衛府、竝準此、嵯峨帝即位、右京職言、雜徭中兵士最苦、計帳之日、簡黠雖精、正身不來、賂雇使人、冒名之罪、實不可道、加以兵士一年輸錢一貫六百五十文、正丁一人調止一百文、彼此懸隔、事乖均平、請加取徭分、雇役兵士、許之、今集是歲

以左右近衛兵數寡少、機急可慮、救復舊數焉、弘仁二年夏、今諸國進武藝人、年三十以下、以補左右近衛、十月詔、衛士兵衛四府之設、禁衛宮掖、職任非輕、所以防遏姦邪、警戒不虞、其左右衛士兵衛等、宜依舊數、日本後紀散位大伴宿禰真木麻呂、右兵庫頭佐伯宿禰金山奏、臣遠祖室屋領、韞負三千人、左右分衛、故衛門開闔、奕葉相承、請仍舊名、改衛士爲衛門、從之、今集三年、兵衛有異才者、每府

四人準近衛給別祿月糧左近衛大將藤原朝臣內麻呂右近衛大將巨勢朝臣野足上表曰左近衛從前依數長直職掌既重儀式亦殊晝夜警衛不離禁中常在宮省周知出入大同中爲左右府卽停長直一從番上自是上番下番遞去遞來苟守當番之直不顧長久之法坐作進退稍忘其儀臣等猥以庸虛得預簪紱職司宿衛身絃禁兵請左右近衛府每府簡其驍勇者五十人依舊長直自

餘相副又令番上許之

日本後紀

帝初置檢非違

使以掌巡檢京中逮捕拷決犯盜迨淳和帝時職務漸繁如其屬看督長差科非一無有閒暇類聚三及仁明帝立以盜賊漸起救彈

正臺檢非違使配置雖異而糾彈皆同但至犯人逃走者彈正不堪追捕今後犯人有當追捕者臺使相通遣檢非違使追捕立爲永例自是檢非違使執兵權朝制寔以陵遲然大柄未失六衛皆備故其有內難以衛兵平

之、易如反掌矣。續日本後紀、自是以下、參文取職原鈔、類聚三代格。

德帝齊衡二年制、許大和檢非違使伊勢朝

臣諸繼把笏、天安元年、許攝津人岸田朝臣

全繼帶兵仗把笏、檢國中非違。文德實錄清和帝

時、上總、下總、能登、佐渡諸國、皆置檢非違使、

竝帶劔把笏、若武藏則至每郡各置一人、出

雲伯耆、因幡等國吏、皆許帶劔、貞觀七年制、

諸衛府仕丁衛士日功、收長年錢二十文、當

帝之世、以新羅覬覦西邊、屢命修太宰、出陰

諸國兵備、又敕令緣海諸國、修武備、嚴斥候、

且調習勁弩、其堪為師者、點定上進、是後元

慶延喜間、沿海諸國、皆爭奏請置弩師。三代實錄、

又敕以下、參取類聚三代格。其詳見下、蓋當時以弩為防

海第一利器也、然自貞觀後、武備漸弛、兵卒

阸弱不中用、朝議乃至點夷俘為兵、分番編

伍、以備不虞、而羣盜因隙竝起、大為海陸之

患、朝廷屢下敕、令諸國司索捕、國司皆苟且

處事、不務驅逐、即遣衛府官人逮捕、亦復無

功、國司或差夷俘、防備盜賊、而夷俘弄兵、更
 恣驕暴、至陽成帝時、即俘囚之、患益起、三代實錄
 宇多帝寬平中、置瀧口武者、以善武藝者為
 之、西宮記、職原鈔、拾芥鈔 瀧口亦宿衛之兵也、先是東
 宮亦置衛兵、曰帶刀、及白河帝聽政院中、更
 置北面、於是三衛兵、竝皆以源平諸氏武士
 為之、延喜式、職原鈔、顯廣王記、愚管鈔 初承和中、衛府舍人
 等橫濫稍甚、陵辱官吏、或雜居市廛、恒惱商
 賈、迨貞觀中、府官亦多為暴、強雇人馬、或猝

倒騎者、斫墮行李、至其舍人、每士庶設神宴、
 恣入其家、貪酒食、責被物、恐喝強奪、無異羣
 盜、朝廷屢禁之、而不能止、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 醍醐
 帝昌泰四年、播磨言、本國百姓半補六衛府
 舍人、一受府牒、即稱宿衛、橫占田疇、不輸正
 稅、或聚黨類、陵轢府官、人憚其威猛、無敢誰
 何、請厲禁科罪、以懲將來、從之、類聚三代格 延喜
 中、三善朝臣清行上書言、六衛府舍人以結
 番警備為務、當番宿直、他番休沐、若有機急、

大日本史 卷之十一
不論彼此皆宜奔赴而其舍人散落諸國或在千里卸驛之外百日行程之地豈得編名門籍分番宿衛乎此皆部內強豪民間兇暴者國司據法勘罪則駿奔入京行貨賂買宿衛或率徒黨劫國府或奮老拳擊官長其蠹害太甚夫選置衛卒以備警急今離京畿在甸服一旦緩急將何所用實是諸國之豺狼曾非六軍之貔虎也請諸衛府舍人既已充補不得歸住本國若其歸者限暇日取府牒

送國衙不得限外留連其懈緩不還者國宰宜解職錄狀牒送本府矣又言檢非違使掌糾境內之姦濫禁民間之邪惡可謂國宰之爪牙兆庶之銜策也而今皆以本國百姓納贖勞料者爲之徒費公俸不堪差役猶畫餅不可食木吏不能言也請監試明法學生任此職國中追捕及斷罪一切委之其言鑿鑿乎中當日之病矣本朝文粹至延長五年作延喜式其兵制亦遵舊法而緣飾之凡近衛兵衛

本府簡試兵部省及式部位子留省勳位便
習弓馬者奏聞補之若蔭子孫情願者亦準
之其外考及白丁異能者京職諸國具狀申
官官下衛府試竝得及第敕使覆試然後補
之凡武藝優長志氣勇壯不顧死生一以當
百者號為異能竝給別祿近衛府番長八人
近衛六百人駕輿丁百一人衛門府番長二
人門部一百人兵衛府番長四人兵衛四百
人凡衛士相替三年為限其替人至京兵部

試練身材強壯可用者竝閱戎器令帶仗分
配二府其守宮城門及檢校在京非違行夜
捉人等事皆衛府掌之凡軍毅國司銓擬勇
健者補之其見任少毅轉任大毅其身羸弱
不堪武藝者國司解任具狀申官除簿其他
如健兒牧監射田器仗等制條令尤具延喜式
然未及行下而帝崩初自昌泰延喜間京畿
及諸國盜賊羣起或殺守介東國尤甚及朱
雀帝時南海賊船多至千餘艘遂馴致天慶

之亂扶桑略記朝廷乃下符東海東山募勇

悍之士討平將門許以朱紫官爵既而藤原

秀鄉平貞盛擊將門斬之源經基又討藤原

純友有功皆相踵拜鎮守府將軍武將之權

自是而起矣扶桑略記本朝文粹今昔村上

帝天曆四年下總守藤原有行言坂東諸國

兇類甚衆殺人掠物日夜不絕請準天慶九

年符國司帶押領使且給隨身兵三十人許

之其後如美作伯耆出雲等諸國皆置押領

使以逮捕部內姦盜十年近江言國帶三道

稱為要害以姦盜衡行不息故前宰撰武藝

可用者請為追捕使而其人或死或老今擇

可代補者甲可公是茂忠廉不撓文武足用

請準先例命為追捕使以肅部內許之朝野

○按本書天曆六年越前以追捕使非人奏

請停之蓋追捕使建置既久但不能詳其原

始也至冷泉圓融以後相家驕侈海內彫弊羣

盜益起至輦轂之下戕人掠物或露刃入宮

朝廷屢命檢非違使索捕之耳日本紀略朝野羣載小右

記、今昔物語 天延三年、衛府官人、以諸國不輸大糧米、羣起持弓箭、守陽明門、訴之、乃敕召在京國司裁決之、貞元元年、命飭武備、使諸衛佐舍人、及五位以下、堪武勇者、索西京盜賊、自天曆後、諸衛舍人、暴戾尤甚、至與院下人及親王家人爭鬪、或為羣橫行、毀朝士宅、兇惡不可制、日本紀略 至天元五年、以其橫濫不已、任意出入、加差舍人於吉上、宿直諸陣、又敕檢非違使、糾察其不良之徒、小右 華山帝立、

藤原義懷等輔政、初政清明、太宰府私帶兵仗者、聞之、懾服、莫有一人犯禁者、大鏡、十訓、談、集、江 明年賞衛府官人捕賊有功者、小右 一條帝正曆五年、遣武士源滿政、平惟時等、索獲盜賊、日本紀略 帝及三條後一條時、衛府官人、龍口、帶刀等坐懈怠、闕直、奪任被譴者甚衆、日本紀略、小右 長和四年、敕諸衛官人、自今後闕直至三者、重罪之、小右 是時天子垂拱、相家顯權、朝廷所行武事、厖厖競馬駒牽

騎射相撲之類耳、公卿搢紳、率皆風流嫺雅、沈溺衽席、不知兵務、衛兵所掌、不過警衛扈從、當其恒例朝儀閒、呼召進退儀容大整、而兵威益衰矣、參取日本紀略、榮華物語、小右記、中右記、大意、初宰吏子孫、自京師徙貫國郡者、大率係帝皇神明之胄、其族不同編氓、號為住人、所謂諸國武士、即是也、當時執干戈供王職者、非衛府官人、則皆國郡住人矣、參取尊卑分脈、諸家系圖、纂源平盛衰記、大意、寬仁中、女真之亂、以戰功被賞、如筑前志麻

郡人文室忠光、怡土郡人多治久明等、皆所謂住人也、小右記自王政衰、而諸國武士爭占莊園、其有土地大者曰大名、曰高家、小者曰小名、曰黨、皆養其子弟僕隸為私兵、謂之家子郎黨、或謂家人、互仗弓馬爭雄長、權勢漸盛、而源平二氏為最、諸家系圖、纂源平盛衰記、東鑑、如源滿仲郎黨有四五百人、源宛、平良文皆有五六百人、平維茂與藤原諸任鬪、徵發兵士至三千人、今昔物語源賴光在卑官、時猶遺馬三十匹

於攝政兼家其兵馬之富如此日本紀略而公卿
 輕慢之概目為武者如藤原道綱娶賴光女
 則皆姍笑之然至有變故公卿力不能辨一
 切委之武士小右記而源氏如賴
 光賴信賴義義家其人皆驍勇絕倫騎射無
 雙遇事風生不顧險危討叛平賊所至皆成
 大功今昔物語長元中平忠常反遣檢非違
 使平直方中原成道討之不克乃救賴信率
 坂東諸國兵討而平之日本紀略當時所在

人民防備盜賊及僧徒忿訟者皆藉武士之
 力以濟其事而武士動輒弄兵私鬪朝廷不
 能制今昔物語及賴義為相模守坂東武士多為
 其門客而拒捍之徒皆如奴僕後冷泉帝時
 賴義義家前後征奧率武士以平巨寇威名
 旁震陸奧話記後故諸國百姓至以田畝公
 驗屬義家百鍊鈔義家嘗詣藤原賴宗第圍碁
 有衆逐賊賊入南庭義家從者呼曰八幡公
 在此賊乃投刀就縛俄而郎黨數十人磨至

大日本史

卷

志

十一

擁賊而去

十訓鈔

左衛門尉平致經事關白賴

通賴通命送僧於三井寺致經負胡籙徒步

跟從俄而其郎黨牽馬帶弓前後陸續而至

比及寺衆至數十人

今昔物語

藤原顯季嘗有德

於源義光每其夜行必有兵卒來從警衛甚

謹問之即義光之兵也當時武士自養家兵

居恒用心武備者如此

古事談十訓鈔

後三條帝即

位大革積弊凡百善政行且施為其於兵制

未及更張而崩

愚管鈔神皇正統記續往生傳

白河帝承曆

三年延曆寺僧徒羣起入感神院將詣闕訴

事敕諸衛官人檢非違使禦之

扶桑略記

鳥羽帝

天仁元年僧徒數千人奉神輿入京敕遣檢

非違使及源平兵士數萬禦之當時僧徒暴

惡已甚朝廷處分稍有不滿意輒擐甲執兵

詣闕強訴皆此類也加之盜賊滋起殺人掠

物或奪諸國貢調朝廷遣檢非違使追捕如

藤原盛重以捕獲有功受非常之賞然莫能

禁遏也

中右記

檢非違使自承和後漸執兵權

大日本史

卷

志

十一

州
郡
縣
志

卷

十一

頗為要職職原鈔類及外戚擅國非其門族

者不得列高官大鏡榮華物語故武士喜權勢者或

求為檢非違使神皇正統記至是法皇聽政院中

乃專任用檢非違使以源平諸氏武士為之

以院宣廳宣號令天下違者罪準違敕神皇正統記

記中右記於是使廳之權大起法皇又置上

下北面撰用材武以備警衛愚管屢敕禁諸

國武士屬源平二氏神皇正統記其意蓋在乎收

兵權然以其專任使廳衛府彈正刑部京職

皆失其職舊制紊亂朝廷益衰而大柄轉歸

于武士矣職原鈔神皇正統記源氏兵威既盛而

義家子義親暴悍剽掠國郡因幡守平正盛

討而斬之以功遷但馬守其子弟皆任衛府

官正盛事法皇遽被寵擢後屢以追捕受賞

至崇德帝時其子忠盛聽內昇殿又逮捕海

賊有功平氏之興實基于此中右記當是時源

平二氏蓋稱兩雄矣源平盛衰記近衛帝時藤原

忠實惡長子忠通奪氏長者與之次子賴長

大
同
本
史

卷

十一

時亦使源氏屯兵、記台保元之難、後白河帝藉
 源義朝、平清盛兵力、以獲大克、物保元平治之
 難、清盛滅義朝、悉殲源宗、超拜太政大臣、於
 是平氏大興矣、其子重盛、宗盛、列左右近衛
 大將、當時供武服者、皆其子弟門族也、重盛
 寬仁得衆、其欲尼父之惡、徵發兵士、則數萬
 人頃刻而集、物平家然清盛晚年、其兵甚衰、海王
 源賴朝及行家、義仲等起兵、圖滅平氏、宗盛
 發兵十餘萬、擊義仲、大敗、義仲以五萬人入

京師、宗盛奉乘輿西奔、既而義仲暴掠京中、
 後白河法皇使檢非違使平知康討之、其兵
 除上下北面外、應募者、唯有延曆園城二寺
 僧兵、及京師無賴之徒耳、故竟大敗、衞賴朝
 遣弟範、賴義、經、討義仲、斬之、遂殲平氏於西
 海、源平盛乃奏請為六十六國總追捕使、而
 兵馬之權盡歸關東、天下之勢自是一變矣、
東鑑太初、朝廷徵諸國武士、宿衛京師、稱大
 番、交替以三年為限、武士甚苦之、及賴朝秉

兵權遣其腹心徵發大番警衛京師因奏請
減三年為六月武士皆德之東鑑承檢非違
使之權至此竟衰矣當其追捕罪人罪人詭
稱武士以嚇之則使廳束手無敢誰何其為
時人所輕如此東鑑後鳥羽上皇欲滅關東以
收大柄始置西面武士選長騎射材力絕倫
者用之承久記然兵權既失故其聲罪討賊
官軍赴徵者不過六萬人而北條泰時單騎
發鎌倉則關東兵士雲合響應十九萬人俄

頃而集西上犯闕遂致三帝播遷公卿戮辱
者固以大勢所歸在彼而不在此也東鑑承
鏡迨後醍醐帝中興如其遣親王控制東西
置武者所衛護京師阿蘇文書太平記保雖
措置可觀而其遇武士大不慊人意故藤原
藤房論曰元弘之亂天下兵士爭屬官軍者
無他欲以斬馘之功取封土之賞也今公家
被官外未被恩賚血戰之士遽捨訴牒歸國
者實恨忠功之無賞政事之不公也且守護

失權而在廳官人等、橫爲威福、所謂將軍家
人、自源賴朝來、世世相承、爲武士榮號、今悉
停之、大名高家、儕於編氓、其咨嗟怨憤者、不
知幾千萬人也、今如有武將負人望者、睥睨
時政、因隙起兵、則天下之士、箠食壺漿而赴
之、猶水之就下矣、已而足利尊氏反、天下武
士靡然從之、皆如藤房之言、當時新田義貞
以大族、其兵最強、楠正成用兵最有紀律、子
弟勤王、世不墜忠烈、其他忠臣義士、爭與賊

抗、橫骸草澤、而時運已去、乃末如之何矣、尊
氏既逆於君、不可以率羣下、故擁立北主、以
逞其志、而子弟臣僕、亦效其所爲、動輒抗拒
君父、悖逆相踵、海內大亂矣、太平記

大日本史卷之二

大日本史

卷

志

三十一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所請將軍家
人自源賴朝來世世相承為武士榮達今志
亦云人各為官惟其存實恐其後者不
能守其舊人志今制有武將之志是時
亦又制與睦實武內大臣矣其後天下
其法而守其志亦效其法而守其志
凡其與武將不守其志而守其法其
其法與武將不守其志而守其法其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八

大日本史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因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校

兵三

太宰府

西方之鎮撫蕃國者曰太宰府日本紀在筑前

御笠郡倭名不能詳其建置年代推古本書

大日本史

卷

志

十一

大日本書紀

卷

志

七

七年筑紫太宰奏百濟人漂到而其源則昉肥後事則前此既已置之也

於三韓之內官家初崇神帝時任那為新羅

所逼請將帥以鎮其地西蕃內屬是為始崇神

以下姓及神功平定三韓每國定內官家以

為海表之藩屏己巳歲遣荒田別鹿我別問

罪新羅因定比自炆南加羅喙安羅多羅卓

淳加羅七國後并斯二岐卒麻古瑳子他散

半下乞飡稔禮等國總稱曰任那乃建官家

於安羅謂之任那日本府又曰安羅日本府

其官人鎮任那者曰行軍元帥鎮百濟者曰

百濟宰鎮新羅者曰新羅宰皆奉天朝之威

命以撫定屬國其君長有失職闕貢則天兵

立至討罪廢主易如反掌當時將帥若竹葉

瀨田道大伴狹手彥皆龍驤虎視旁眺八極

折衝萬里中國威稜憺於絕域之表語詳外

國傳自雄略繼體後新羅稍叛屢侵任那至

欽明時新羅竟滅任那官家帝臨崩遺詔以

宜討新羅封任那故自敏達及推古屢勞外

大日本書紀

卷

志

七

大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一

征、雖新羅畏威朝貢如舊、而任那卒不能再

建也、日本書紀筑紫地在西極、蕃國之所朝貢、遐

邇之所輻湊、為中外之關門也、宣化帝時、嘗

置官家於筑紫那津口、又遣重臣執其國政

以備三韓、朝廷已失任那、故建府于此、置太

宰以治焉、高城深隍、專備外寇、日本書紀後

世與鎮守府並稱、為重鎮矣、十訓太宰或曰

帥、又稱總領、後曰太宰帥、德紀○太宰帥始見孝

書太宰帥、或書筑紫太宰、稱謂不一、而續日

也、後以諸王大臣為之、續日本書紀天智帝甲

子歲、置防人烽燧於筑紫及壹伎對馬、天武

帝十三年、以太宰請、輸絁一百疋、絲一百斤、

布三百端、庸布四百常、鐵一萬斤、箭竹二千

連、以為儲峙、又以防人飄蕩海中失衣物、賜

布四百五十端、持紵帝三年春、詔防人限滿

者交替、秋以河內王為太宰帥、授兵仗、又遣

石上朝臣麻呂、石川朝臣蟲名監造筑紫新

城、日本書紀文武帝時、屢敕府修大野、基肆、鞠智

大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一

等諸城、以石上朝臣麻呂為筑紫總領、小野朝臣毛野為大貳、麻呂尋為太宰帥、元明帝和銅元年、府帥大貳始給廉仗、帥八人、大貳四人、其考選事力公廨田、竝準史生、續日本紀及元正帝養老二年、府制大定、置主神帥、大貳少貳、大監、少監、大典、少典等官、管九國二島、紘其政令、凡外蕃朝貢、使牒往來、遠人歸化、高舶貿易等類、悉皆掌之、斟酌今義、延喜式及續日本紀、續日本後意、其屬有防人正、掌防人之政、防人皆

取諸國兵士、交替以三年為限、府帥有闕、必馳驛申太政官、今初慶雲中給府飛驒鈴八口、續日本紀至是給二十口、今自大寶以來、前後送弓凡八千二百九十四張、三年賜船二隻、獨底船十隻、聖武帝天平二年、停諸國防人、續日本紀專差東國兵士配戍、東大寺正倉院文書○按本書所載天平十年、駿河國正稅帳云、舊防人伊豆二千人、甲斐三十九人、相模二百三十人、安房三十三人、上總二百二十五人、下總二百七十一人、常陸二百六十五人、合一千八百八十二人、是蓋天平九年所罷者、當時東國九年又差發之數、亦可槩見也、故附于此、

停防人放還鄉里差筑紫人戍壹岐對馬及
小貳藤原廣嗣舉兵敗死敕廢府遣右大辨
紀朝臣飯麻呂附其官物於筑前國司後又
以充大隅薩摩壹岐對馬多禰官人祿十五
年始置筑紫鎮西府將軍副將軍各一人判
官主典各二人後定其官階祿料給府印一
面驛鈴二口十七年復置太宰府以鎮西府
將軍爲大貳給管內諸司印十二面孝謙帝
天平寶字元年先是復差東國兵士爲防人

路次皆苦供億防人亦窘生計至是敕罷之
更差西海道兵士一千人充防人司依式鎮
戍集府之日便習五教廢帝天平寶字二年
遣渤海使奏唐國安祿山之亂廷議謂祿山
狂胡事必不成恐其不利於西將轉掠中國
乃敕府帥船王大貳吉備朝臣真備審料時
勢戒飭兵備明年府奏四事一博多大津及
壹岐對馬要害之地請置船一百隻以上以
備不虞一自罷東國防人邊戍廢壞萬一有

變何以應猝請差發東人如舊一管內防人請五十日習武藝十日役于築城一百姓多乏絕者請優復令以自贍敕造船宜以雜徭充其費東國防人衆議不允不得依請防人役作宜如所請濟乏絕者在乎政事政事得理則民自富強宜各勉所職以副朝委五年西海道巡察使紀朝臣牛養言戎器之設諸國攸同今西海諸國不造年料器仗既爲邊要當備不虞乃敕筑前筑後肥前肥後豐前

豐後日向等造甲刀弓箭每歲送樣於府稱德帝神護二年府言防寇戍邊本資東國之軍制敵宣威不唯筑紫之兵今割筑前等六國兵士以爲防人以其所遺卒分番上下兵非精銳何以濟事請東國防人依舊配戍敕修理陸奧城柵多以東國力役須彼此通融各得其宜聞東國防人多留筑紫宜先檢括配戍卽隨其數罷遣六國防人然後計其所闕差點東人以填三千庶幾乎紓東國之勞

大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一

足西邊之兵、光仁帝寶龜二年、罷筑前官員
隸府、三年罷筑紫營、大津城監、續日本紀桓武帝
延曆二十三年、府言、壹岐防人糧受筑前穀、
運漕艱苦、屢致漂沒、請廢六國所配防人二
十人、以本島兵士三百人、分番配置、不勞給
糧、許之、日本後紀平城帝大同元年、敕停去年所
置防人四百十一人、遷近江夷俘六百四十
人於府為防人、每國掾一人專當其事、驅使
勘當、察情從宜、祿物公糧、一依前格、但防人

糧、永給口分田者、以前防人乘田給之、類聚國史

嵯峨帝弘仁三年、府以新羅警、告管内及長

門石見諸國、發兵守要害、日本後紀明年春肥前

基肄團校尉真弓姓關等、與新羅賊戰、虜一百

餘人、日本紀略秋、停對馬史生、置新羅譯語、類聚三代

格、仁明帝承和二年、令府以綿甲一百領、冑

一百口、供遣唐不虞之用、府言、壹岐島遙居

海中、地狹人少、難應機急、頃年新羅覬覦、不

絕、宜置防人以備非常、請發島人三百三十

大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一

人帶兵仗戍要害十四處許之八年遣府曹百餘口於對馬兼充防人十年府言延曆中以東國人配防人後以筑紫人代之今茲停廢若有寇賊何以禦之請準舊例以筑紫人為防人許之續日本後紀清和帝貞觀八年以災異故敕府修守禦又譴責豐前長門國司曰關司出入必用過所今唐人入京任意往來是繇國宰無狀關司不譏故也今後不悛必處嚴科十一年以新羅賊船掠豐前歲貢絹

綿降詔譴責府司府司言海賊侵掠時差紡領選士追討逗撓不進乃徵發倅囚御以贍略人皆思奮一以當千唯鴻臚館及津廚等禦侮無備若有非常難可枝梧夷倅徒免課役多費官糧請配置處分以備不虞分爲二番番各百人每月遞代其糧料運諸國所舉倅料利稻以給其用敕曰夷倅之性本異平民制御之方何用恒典宜簡監典有謀略者勾當以紡領選士幹事者爲長勉加綏撫簡

練兵衛、若諸國糧運或闕、便須府司迴撥支濟、以百人爲一番、居業難給、宜以五十人爲一番、又敕鎮西朕之外朝也、千里分符、一方寄重、蕃國接境、非常叵測、今聞大鳥示怪、龜筮告寇、機急之備、豈可暫輟、乃遣右近衛少將兼太宰權少貳坂上大宿禰龍守勾當警固事、特賜隨身兵仗、龍守奏、置選士設甲冑者、爲備機急警不虞也、博多實鄰國輻湊之地、而與鴻臚相距二驛、若兵出不意、倉卒難

制、請徙置紆領一人、選士四十人、甲冑四十具於鴻臚、又從前選士百人、每月番上、今以尋常之員、爲非常之備、恐不足赴警急、請例番外加他番、紆領二人、選士百人、竝從之、明年給壹岐冑二百具、置對馬選士五十人、是時管内烽燧久廢、大貳藤原朝臣冬緒奏復之、又請禁豐前長門馬出境、以備非常、對馬守小野朝臣春風請作保侶衣千領、納繡帶袋千枚、以供不虞之用、竝許之、其保侶衣納

大日本史 卷之九
捕帶袋、以府庫布製之、又以管内新羅人潤
清宣堅等、分置諸國、以絕內應、十五年府言、
府之備外寇、其來尚矣、自新羅賊掠貢綿來、
遷運甲冑、安置鴻臚、差發俘囚、分番鎮戍、加
以統領選士、今所用糧食、出納不一、朝夕支
給、米鹽多煩、故差書生驅使、計口給食、結番
宿直、自餘觸類猥雜、本國割女子口分、置公
營田、其所遺猶倍他國、請分置一百町、爲警
固田、許之、十八年權帥在原朝臣行平奏、管

內六國輸對馬防人糧、漂沒甚多、請發壹岐
民丁、營田百町、爲對馬防人年糧、事詳食貨
志、陽成帝元慶三年、少貳藤原朝臣房雄、代
坂上龍守行警固事、其隨身近衛多爲陵暴、
房雄坐罷、四年以大貳安倍朝臣貞行請、敕
自房雄轉任、警固之事、勾當無人、然其器仗
烽候、是長官之職、警固有例、何必別配勾當、
府司須隨宜處分、不管少貳、三代實錄宇多帝寬
平五年夏、以新羅警、敕府曰、農事方急、且耕

大日本史 卷之十一

且戰勿使失時記小右明年賊寇對馬守文室

善友勵軍士以箭植額者有賞植背者必誅

率見兵分番遞戰大敗之所斬獲甚衆扶桑略記

後一條帝寬仁三年女真賊入寇權帥藤原

朝臣隆家命飭兵備守要害拒戰大敗之賞

其善戰者大藏朝臣種材文室忠光等又遣

對馬島司赴任差堪事者為副繕其守備命

國宰運軍糧徵防人參取小右記初朝廷既

怠政事正帥率以親王為之躬不赴任委權

帥若大貳以視府事其屬官亦多闕而不補

如防人司延喜中已廢府制漸壞官職秘鈔延

喜式及源賴朝執兵權以天野遠景為鎮西奉

行後又以武藤資賴為鎮西守護任少貳子

孫世襲其職專掌府事竟以少貳氏焉是後

朝廷雖相繼任府官皆為空名東鑑尊卑分

少貳龜山帝時蒙古寇西海鎌倉執權北條

時宗以其族實政為筑紫探題簡將士鎮戍

與賊戰大勝盡殲之海中自是北條氏世置

大日本書紀

卷

三

三

探題猶古府帥之任矣帝王編年記豫章補記

任後醍醐帝時肥後人菊池武時起兵勤王

討探題北條英時不克死之英時尋為少貳

貞經等所殺九國平太平記既而足利尊氏反

貞經應之遣子賴尚帥眾迎尊氏于府武時

子武敏發兵擊破賴尚進攻貞經縱火焚府

舍貞經自殺武敏又與尊氏戰兵敗亡匿尊

氏竟陷筑紫梅松論延元三年以懷良親王為

征西大將軍委以西海軍事阿蘇社文書勘

解由次官清原賴元等從之阿蘇社文書後

村上帝興國中武敏弟武光迎懷良奉之經

略九國降賴尚等西陞平定菊池武朝申狀

阿蘇社文書島津正平十四年賴尚叛懷良

與武光討破之太平記其後足利氏以斯波氏

經今川貞世等相繼為探題武家補任花武

光又破氏經太平記及後龜山帝時武光孫武

朝按武光以文中二年卒見正觀又奉將

軍宮鎮九國與貞世等戰屢敗之武朝申狀

大日本書紀

卷

三

三

將軍宮受正平救裁為故大王代官屢有

勞然不詳其為何皇子懷良傳註據後醍院

系圖為其子良宗事然系圖偽書實不足信

據此附以軍宮疑良天授元年賴尚子冬資為

成也此將軍宮考良

真世所殺其弟賴澄歸順任少貳為探題取

尊身分朕阿蘇社三年官軍與大内義弘戰

敗植田宮遭害菊池武義葉室善安以下死

者百許人後愚昧記參取今川記武朝申狀

田宮者故宮僧正子今審尊身分朕宗尊親

王子僧真覺稱早田宮僧正有子曰宗治為

後醍醐帝猶子敘三位任左近衛中將早植

訓讀相通據此植田宮即宗治也又按阿蘇

社文書有宮三位中將者明年貞世復侵肥

為鎮西大將蓋同人也

後菊池族多戰死將軍宮援武朝擊貞世走

之武朝後五年懷良薨于筑紫五條家文書

過去帳○懷良本傳薨年初自武光奉懷良

關今據二書定為是歲薨初自武光奉懷良

為主而威令行于西陞者幾三十年武朝申

社文至是官軍日衰不能復振而足利氏探

題專制鎮西矣難太平記參取花營三代記

西陞尚有屬官軍者考五條家文書清原賴

治申狀石島氏系圖等書將軍宮退居筑後

大日本史

卷

十三

十三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woodblock print style, containing historical records.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5 columns, with varying line lengths.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頁

